



萨如拉

鲍尔吉·原野

我无论做什么，身旁总有萨如拉目光的追随。一旦定睛与她对视，她反而不好意思了，撩起破裙子遮脸，只露出眼睛热烈地望你。她的嘴，一定在破裙子里大笑着。

萨如拉是我堂妹格日勒的孩子，只有五六岁。

虽然萨如拉学着大人的腔调厉声喝狗，以砖头勇敢地砍别家来觅食的猪，敏捷地翻墙摘豆角，但你看她时，还是要羞涩。

她还不知道为自己家里的一贫如洗而难堪，她腿杆上久不洗濯而形成的黑渍，那件颜色褪到无以名之程度的裙子，都没有使她感到不妥。

当我用眼光抓她时，萨如拉先“哦”地尖叫一下，惊慌而幸福，然后两脚蹬地、弯腰架臂，准备跑。

有一次，我对着架上的豆角秧假装自语说：“萨如拉老是跑，肉都是竖丝，蘸酱油肯定好吃。”

我的声音不大，但已被蹲在外屋洗小手绢的萨如拉听到了，警惕地直腰观察左右，然后偷着把酱油瓶藏起来了。

她也许真的认为我将把她按到锅里，添满水，煮了吃肉。

在胡四台村，我由于是城里人而被亲友们认为是有钱人，他们谦卑地谈吐，唯恐说错什么话，这使我难过，感到对不起他们。

孩子却不是这样，他们照样得意洋洋。你给他糖么？给吧。孩子们在品咂糖果的甜蜜时，专注得如一只小蜜蜂钻进花芯里采蜜，心里只有快活，而不是别人的恩典。孩子们聪明，知道世间之乐乃与生俱来，何须谦卑？

萨如拉爱洗小手绢，这一点已引起众人的议论。她一有空就用肥皂洗那个带小鸭子图案的手绢，扯在手上飞跑一圈，已干了，然后塞到鼻子下面，嗅阳光与肥皂的气味。

她一洗手绢，就要唱歌。其嗓子之嘹亮为整个家族所首肯。在我们的八度之上，她仍能唱两个八度，从容婉转，像鸟儿在云层里翻飞：

“弥漫着白雾的鄂托克西边，
牵连着我心里的愿望，
真想和他见上一面啊……”

这是一天午睡时，萨如拉在窗下所唱。我静静地听，间或还有清水撩拨的声音，她又洗手绢了。

我坐起来往外看，见到她母亲格日勒对着我笑，大手大脚的，衣服后背让汗打透了。我们来到之后，亲友们轮流杀羊请客。我这个堂妹也随着大拨人马，找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，拣一块骨头啃着吃。她没有羊，请不起我们，惭愧着。仿佛对不起我媳妇送她的鲜艳裙子。

但是，当她发现我注意并赞赏小萨如拉的所作所为时，就非常高兴，如同送给我的独一无二的礼物。

萨如拉的确是独一无二的，如果条件允许，我很想把她送到北京的朋友赵世民身边，让他给请一位像沈湘那样的老师教歌唱，也许会培养出一位玛丽亚·卡拉斯或迪丽拜尔。

青山如是

辛宇卉

因为住在山脚下，爬山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。那巍峨的山，就谦逊地矗立在小镇的边缘，时刻召唤着人们投入它的怀抱。不，准确地说，应当是小镇匍匐在山的脚下，因为这山早已存在，而小镇不知什么时候才开始繁荣起来的。

二十多年前，刚到这里的时候，周围的环境还没熟悉，我就先认识了这座山。那时，盘山公路刚刚修好，下班时间又无处可去，我几乎天天去爬山。

傍晚时分，奔忙了一天的夕阳有些疲倦了，它散发的光和热也一点点消退。三三两两的人们，就在夕阳的余晖中缓步爬山，脸上写满轻松惬意，那时，我灵活的腿脚跟年轻的心一样活力四射，登山的路上，常常是健步如飞，一天的疲惫，也随之消散在晚风中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与这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最喜欢站在山顶的栏杆边，极目远眺，望向未知的远方。心中蓬勃的希望，也随之一起放飞升腾。

有了恋人以后，相约爬山成了共同的爱好。我们更喜欢选择从台阶登山，远离了盘山公路的嘈杂人声，陪伴我们的只有不时响起的深情的鸟鸣，太阳的影子时隐时现，清幽的山林多了几分活泼灵动。那样动人的场景，虽历经时光漫漶，却始终镌刻在光阴的深处，温暖了长长的来路。

用脚丈量山的高度，用心感受山的温度，多年来，我曾无数次与它亲密接触。但最快乐也最累的，要数陪着年幼的儿子爬山了。

儿子小时候，每到周末就吵着要去山上玩。往往是刚出发时，小家伙儿兴致盎然，一路上，一会儿跑到路边看野花，一会儿又去追赶前

面的小花狗。然而，还没到山顶，他就开始耍赖说走不动了。我只能软硬兼施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各种“好吃头”和到山顶上骑骆驼当诱饵，陪着他爬一阵儿歇一阵儿，连哄带骗地才能上到山顶。

这多情的山，曾留下儿子多少的泪与笑，也留下了我多少的爱与暖。时光无情地远去了，大山却始终用它的温情拥抱着我。

如今，儿子已经在遥远的外地工作了，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。每次回家，他总要陪我们爬一次山，山路还是那条山路，山上的风景也依旧，但现在，轮到他要经常停下脚步，等我跟上来。

重叠着往昔深深浅浅的足迹，看着儿子壮硕的身材，再回头望望山下的万家灯火，我不由得陷入恍惚之中。

想必这山也有记忆吧？它亲历了岁月的流逝，见证了孩子的成长。就在这条山路上，我从青丝红颜走到了两鬓染霜，儿子从蹒跚学步走到了高大健壮。山，于沉默中，记取着光阴里的每一声足音和每一个生动的细节。

岁月悠悠，青山如是，任凭山上的林木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，它永远都是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，却在四季更迭中，滋养了热爱它的人们，沉醉了美好的时光。

或许，与山的缘分，是生命中早就注定了的。沉稳的大山，崎岖的山路，越来越从容的脚步，不曾缺席的长风 and 鸟鸣，爬山，已然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
如今的我，更喜欢清早起来去爬山。温暖的朝阳轻抚着我的脸颊，鸟儿在前面为我带路，山林寂寂，我的心一片宁静，就像这沉默的大山。

门前种花等客来

谢小白



角度拍摄，他在一旁静静地等候。再次踏上自行车，望着他的背影，我不禁回味起刚刚“花下等你”那一幕的浪漫。

等人，等待的那一方双眼来回检索，在人海里捞人，等到对方乍现，四目相对，相视而笑，先前久等不现的焦灼一扫而光。等人，唯有等到的那一瞬可称之为高光时刻，其他时候难免焦灼，难免躁动，难免黯然。

但花下等人却是不同。老树画过这样一幅画：枝头的花朵挤挤挨挨、热热闹闹，花下立一男子，着长袍，手握藤编草帽，闲闲地坐等故人。老树在旁题诗：“心怀一团欢喜，等待春风吹起。蔷薇开的时候，我在花下等你。”你会发现，花下这个场景，有种神奇的魔力，它让等待的煎熬荡然无存，反而让等待幻化成了一个美丽的意象，花与人都变得温柔可爱了。

等人，最美不过花下。汪曾祺最懂这种情趣，他在家门外放置了好几盆花，他说：“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。”这自然是对来客的体贴入微，枯坐干等总归煎熬，不如闻闻花香，赏赏绿植，让时光悄悄溜走，而之于被等的人，这何尝不也是一处风景？急急归来，看故人花前闲坐，顿时眼前一亮，心中一暖，花与人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

倘若我有一处院子，也是要门前种几丛花的，春种桃李秋种菊，夏种凌霄冬种梅，四季有花开，四时有客来。这花既是为故人而种，亦是为自己而种。让忽然到访的故人有花可赏，也让归家的我有画入眼，是为两相悦。